

偉大的事就是愛（三）：我們的真名字

當我們回應了天主對我們生命的計劃，祂就會向我們顯示我們的真名字。關於聖召系列的第三篇文章。

聖經中的第一卷書以造物主天主的事蹟開始，造物主僅憑祂的話語，就使生物得以存在：「天主說：『有光！……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』……『在陸地上，土地要出生青草、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果樹』……『地上要生生物，各按其類；走獸、爬蟲和地上各種生物，各按其類！』」（創 1：1-25）但是當創造人類的時刻到來時，卻發生了一件不同的事。天主不是單純地創造一個物種或某種的存在，而是以祂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一個存在，一個被天主親自召喚而存在的人，並賦予他一個名字，親自稱呼他。

如果我們從創造的事蹟翻到聖經的最後一卷書，會發現令人驚訝的東西。除了天主在創造時，給了我們的名字以外，在生命的盡頭，我們還會被賦予一個新的名字。「勝利的，我要賜給他隱藏的『瑪納』，也要賜給他一塊刻有新名號的白石，除領受的人外，誰也不認得這名號。」（默 2:17）。我們如何理解在生命的盡頭賦予我們這個新名字的意義？在這，我們面臨著聖召的奧秘—隨著我們邁向真生命的道路，也展開了個人的奧秘。

是無償和未完成的

一朵玫瑰，一棵橡樹，或一匹馬不需要為它們的樣子做出任何決定：它們僅僅單純的存在。它們成長，達到成熟年紀，最後就消失。可是人類就不是這般了。

隨著我們的成長，尤其是在青春期，我們逐漸意識到自己不能單純的只是「另一個人」。某種東西促使我們想成為一個有名有姓、獨特的「某個人」，異於常人且不可複製。我們感受到我們來到世上要有些成就，透過我們的生活，可以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我們對於知道自己是什麼，或身邊事物的狀況，並不滿意；反倒是被催促去夢想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以及夢想我們的世界會成為什麼樣子。

有些人會認為這想法是幼稚的，缺乏對現實的認識，遲早會覺醒的。然而，這種夢想的渴望確實與我們的最高自我有關聯。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，渴望成為有名有姓的某個人，表明天主是想如何創造我們的：作為一個不可複製的存在。祂創造了這個世界，將其交由我們的第一對父母手裡，「叫他耕種，看守樂園。」（創 2:15）。祂願望依靠我們的工作來保存這個世界，並使它的華麗光輝燦爛，這樣我們就能像聖施禮華所說的那樣「熱情的」愛它。¹

當天主賜予我們生命的恩典時，祂也做了同樣的事。祂邀請我們去發揮自己的個性，然後將這份努力交在我們手裡。因此，祂希望我們運用我們個人的自由、自主性和我們所有的能力。「天主要你給祂一些什麼。天主對你抱著希望。」教宗方濟各在世界青年日講道中

說：「祂鼓勵你夢想。祂想讓你看到，有了你，世界可以變得不同。事實是，除非你竭盡所能，否則世界永遠不會改變。這是你的挑戰。」²

祂用你的名字叫你

西滿陪同弟弟安德肋聆聽洗者若翰。從加里肋亞到猶太的旅程很長，但是值得付出代價。在那裡似乎有大事要發生了。幾世紀已過去了，自從天主派遣最後一位先知給祂的子民。現在在猶太，似乎有位新先知真的出現在他們中間。安德肋在約旦河岸邊遇見耶穌，整個下午都在與祂交談。當他回到弟弟西滿那時，他跟他說：「我們找到了默西亞。」然後把西滿帶到耶穌那裡。（若 1：41-42）西滿在路上一定在猜想什麼？默西亞，天主派遣的那一位，是否可能終於來到了？正如聖經所預言的，他們生活的世界會改變嗎？當他們接近師傅時，「耶穌看著他，說：『你是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要叫刻法』——意即伯多祿。」在世界改變之前，西滿的生活必須改變。

福音向我們顯示西滿伯多祿的一生，讓我們不斷發現耶穌真實的身份，及他所承擔的使命。在與洗者若翰度過那些日子之後，回到加里肋亞不久，耶穌再次來到伯多祿的船邊，要他將船划離岸上一點，方便祂從船上傳道。西滿可能覺得有點勉強，因為他整夜都在捕魚，而且什麼也沒捕到。耶穌與民眾講完話後，祂提出一個新的要求：「划到深處去，撒你們的網捕魚罷！」（路 5：4）。此刻西滿更覺得荒謬，因為他們當晚已花了很多時候捕魚，卻一無所獲，而且人人都知道，在光天化日下，魚一定不會自投羅網。但是西滿服從了，並且看到自己的網充滿了魚。這個在他船上的人到底是誰？當「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，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：『主，請你離開我！因為我是個罪人。』」（路 5：8）。「耶穌對西滿說：『不要害怕！從今以後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！』」（路 5:10）。

誰是西滿？一個來自加里肋亞的漁夫，像他家中其他的男人一樣？他花了多年的時間從事這項工作，並且變得非常出色。他認為這是他的身份。但是耶穌給他的生活帶來意想不到的啟迪。我主的親密關係彰顯了他的真實自我：一個罪人，但天主已經挑選了一個罪人，祂想依靠他。伯多祿和他的兄弟聽到這個神聖的召喚，「他們把船划到岸邊，就捨棄一切，跟隨了他。」（路 5:11）。本篤十六世反思這一福音場景：「伯多祿仍然無法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去到羅馬，而且在那裡他將成為我主『捕人的漁夫』。他接受了這個令人驚訝的呼叫，讓自己參與這偉大的冒險：他的慷慨；他意識到自己的有限，但深信那位呼喚了他，並跟隨內心的夢想。他已說了『是』，一個勇敢慷慨的『是』，並成為耶穌的門徒。」³

後來，我主更加具體地陳述了重塑他一生的使命：「我再給你說：你是伯多祿（磐石），在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會，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。」（瑪 16：18）。天主對我們的計劃，與我們分享祂生命的呼喚，具有與創造相同的轉化能量。就像人類的創造涉及一個個人的召喚，來自天主的個人召喚也具有能夠改變現實的創造力。這對我們來說，是如此激進，意味著一個「新的名字」，新的生活。今天誰還記得一個兩千年前住在中東湖邊的一個漁夫？然而，有多少人崇敬伯多祿，被基督召叫的使徒，也使他成為「教會可見的基石。」⁴

隱埋的寶藏

耶穌給我們的使命能改變我們的生命，並使其充滿光明。因此，意識到天主可能呼喚我是件非常吸引人的事。但也令人深感不安，因為在我們看來，如果我們被召喚，如果天主指望我們，我們可能會失去自由。現在我們無法選擇人生任何的其他道路！唯一可能的道路是祂要我走的路。

反思伯多祿一生的歷史能提供我們少許幫助。當他決定為跟隨耶穌而放棄一切時，他失去了自由嗎？這難道不是他一生中最自由，讓他最「自由」的決定嗎？有時，我們可以視自由最重要的是選擇的能力，且不受任何限制。然而，從這種角度來看，自由被削減為對我們只產生短暫影響的特殊選擇：例如吃漢堡還是吃炸雞？我們該踢足球還是打籃球？我們想聽這首歌還是那首歌？

但是，還有其他類型的選擇能提供我們生活嶄新的方向，使我們的生活更自由、更喜樂。這種情況會發生，當我們決定將自己的一生都豁出去，並決定要成為誰時。然後，即可看見自由的真面目，其「釋放」的能力。這些不再是暫時的決定，而是影響我們一生的決定。例如：當某人決定與某個人結婚，而視他為世界可以提供的最大寶貝。相似地，當一個年輕人決定學醫時，明白他的選擇將要求他付出極大的努力和犧牲。獻身給他人或執行某任務，暗示著要捨棄其他的一切。當然，這也為將來的選擇預設下條件。不過，這一步不可被視為是種放棄，而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尋求一種使之充滿意義的愛情或目標。因此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這個人的名字不再只是受洗時的名字：現在成為「某人的丈夫或妻子」或「某某醫生」。他們的名字，身份越來越清晰；接著他們的生活就具有更清晰的意義和方向。

耶穌確切的提供我們這類的選擇。祂以某些造成我們存在的天賦和品質，創造了我們。後來，在我們的一生中，祂贈送我們一個「寶藏」，一項「隱埋」在我們靈魂中的使命。「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；人找到了，就把它藏起來，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，買了那塊地。」（瑪 13:44）。實際上，寶藏就是祂自己—祂無條件的愛；祂從天父那裡獲得的使命。如果我發現了它，則無需進一步去找尋。我將以整個生命擁抱它，讓祂塑造我的各個面向。就像宗徒伯多祿，教會的磐石是建立在他的身上；就像外邦人的宗徒保祿；就像主的婢女，救主的母親瑪利亞一樣。

擁抱這使命—歡迎耶穌進入我們的生活並跟隨祂—令我們把一切都棄置一旁。沒有什麼能像認知自我一樣使我們自由：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。」 *veritas liberabit vos*（若 8:32）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跟聖保祿一起說：「凡以前對我有利益的事，我如今為了基督，都看作是損失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，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；為了他，我自願損失一切，拿一切當廢物，為賺得基督。」（斐 3：7-9）。起初當我們發現自己與耶穌這麼親近時，可能感到有些不安，意識到祂想依賴我們。但是，當我們停下來考慮一下時，我們就會看清祂對我們的要求完全吻合我們是誰，我們的才能和經驗。看來我們就是為此而生的。這樣，新名字即可被視為創世以來就已經存在了。天主為

此而創造了我們。然而，對於我們而言，這似乎太多了。「這個寶藏，這個使命……是給我的嗎？天主真的揀選了『我』嗎？」

發揮我所有的天賦和才能

天主不僅在我們生命中的某個特定時刻呼喚我們：祂一直在這樣呼喚。同樣，我們的回應要持續一生，每天都用更新的愛來回應祂對我的愛的召喚。「自從你對祂說了聲『是』，時間擴展了你的水平線，出現更明朗鮮豔的色彩，一天比一天更美麗壯觀。可是你非得繼續不斷地說：『是』」。⁵

聖伯多祿多次對我主說「是」。當許多跟隨師傅的人，聽到祂談論生命的食糧感到震驚而離開祂時（參若 6：60-71）；或耶穌堅持要洗他的腳時，他認為這樣做簡直是荒謬透頂（參若 13：6-10）。伯多祿仍然留在耶穌身旁，再次表達自己的信仰。然而，他對我主還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。他繼續夢想著我主會向世界呈現祂的榮耀，那時祂將以自己的勝利權力向世人展現，並享譽全世界。他花了多年的時間才意識到那不是天主的行事方式。他經歷了三次否認耶穌的悲傷，落為耶穌的叛徒。他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弱點。但最後他明白了，因為他的視線從未離開過耶穌。「主感化了伯多祿。他三次背主，竟連一聲責備都沒有，只有充滿愛憐的凝視。」⁶ 結論，聖召是邀請一個人去凝視耶穌，讓自己被祂注視，分享祂的永生並努力模仿祂。這導致一個充滿愛情、自我付出的一生。

那天伯多祿在加里肋亞海的岸邊，遇見復活的耶穌時，他的召喚有了永不回頭的決定。他有機會請求寬恕，並意識到自己多麼愛祂，用他可憐的肉心，再次告訴祂。神聖的師傅回答：「你餵養我的羊群。」（若 21:17）；然後告訴伯多祿：「跟隨我罷！」（若 21:19）。這歸結了一切，因為伯多祿已經發現跟隨我主意味著熱愛到底，這是一條自我付出，並服務每個人的奇妙道路：道路，而不是目標。我們生活中每天必須與耶穌同路。

充實的生活

伯多祿在羅馬殉道。傳統相信是在梵蒂岡山上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蒙難。當他得知判決後，肯定他回顧自己的一生。年輕的歲月，他強硬而堅定的個性，和在加里肋亞海邊捕魚。然後他與耶穌的相遇，從那以後，發生了多少奇妙的事件！那麼多的歡樂與痛苦。那麼多的人進入他的生命。那麼多的愛。是的，他的生活肯定改變了很多。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在約旦河岸與西滿會面時，我主不僅看到一個具有某些特質的成年人。祂在他身上看見了伯多祿：將在他身上建立教會的磐石。當祂注視著我們時，祂看到我們一生中將行的所有美善。祂看到了我們的才能、世界、歷史，儘管我們的微不足道，但祂提供了我們幫助祂的可能性。祂不要求我們做不可能的事情，而只是要求我們跟隨祂。我們的特質就是這般，不多不少，並且這種存在使我們非常適合跟隨我主，並在教會中事奉祂。靠祂的幫助，我們被召叫去尋找最佳的途徑。我們每個人都有天主賜予我們的恩賜：「按我們各人所受的聖寵，各有不同的恩賜：如果是說預言，就應與信德相符合；如果是服務，就應用

在服務上；如果是教導，就應用在教導上；如果是勸勉，就應用在勸勉上；施與的，應該大方；監督的應該殷勤；行慈善的，應該和顏悅色。」（羅 12：6-8）。

當伯多祿離開了貝特賽達之後，就不再是以前那個非常有自信的漁夫。天主已使他成為基督在天與地之間的中間人。幾世紀以來，人們仍舊重複他的故事。今天，仍是如此。第一批加入主業團的年輕人將才華交在天主手中，他們帶來了多得無法想像的碩果。正如聖施禮華向他們所保證的：「夢想，但事實會令你的夢想不足。」或是如教宗告訴參加守夜祈禱的年輕人：「願主祝福你的夢想。」⁷

耶穌的召喚激發出每個年輕男女最好的一面，以致他們為別人服務而生活，並使生活滿全。我們在伯多祿身上看到這一點。我們也已經發現祂多麼愛我們，並依靠我們，我們要關注祂的召喚：在今天以及生命中的每一天。因此，當我們與祂面對面時，祂要賜給我們「一塊刻有新名號的白石，除領受的人外，誰也不認得這名號。」（默 2：17）。我們會認出自己真實的姓名。

盧卡斯·布赫（*Lucas Buch*）

¹ 參《犁痕》290；《天主之友》206；《熱愛世界》113

² 方濟各，克拉科夫世界青年日守夜祈禱講道，2016年7月30日

³ 本篤十六世，一般觀見，2006年5月17日

⁴ 《天主教教理》936

⁵ 《犁痕》32

⁶ 《犁痕》964

⁷ 方濟各，克拉科夫世界青年日守夜祈禱講道，2016年7月30日